

焦點評析

擴散的威脅形式：中共對臺灰色地帶 與混合威脅

Proliferations of Threats: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Gray Zone Strategy and Hybrid Threat upon Taiwan

姚宏旻 *Hon-Min Yau*

國防大學國際安全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Associate Professor & Directo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一、前言

中共近年持續於臺灣周邊海、空域大舉軍事襲擾，國內/外安全研究學者對於其行動之本質有著不同見解，少部分學者認為中共軍事活動之主要目的為反制臺灣當前政府之兩岸政策走向，故其軍事襲擾的本質是政治性，與軍事意圖的關聯強度較低。但大部分學者論點則認為中共的真實意圖具強烈目的性，乃為奪取臺灣所做之持續性軍事鬥爭準備，並意圖藉由其東部戰區常態性的軍事活動來為未來攻臺行動作實戰訓練。然而，自 2022 年 8 月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Nancy Patricia Pelosi) 訪臺後，中共逕自於臺灣周邊海空域劃設 6 個演習區域，習近平對臺威懾展現強人形象，更藉由聲稱維繫領土完整凝聚內部鷹派勢力支持，企希維繫其執政之合法性。其後於 2023 年 4 月 10 日蔡英文總統出訪美國且會晤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 (Kevin McCarthy)

期間，中共更以單日 91 架戰機與 12 艘以上機艦襲擾臺灣周邊。¹這些種種的軍事活動跡象顯示，中共對臺之軍事企圖似乎已不再是口頭上的言語恫嚇，而是反映其愈趨可能的作戰想定設想，並於臺海周邊實際作戰地境的陳兵演練。中共這些武力威嚇的行為單方面加劇區域情勢緊張，完全與過去於國際上自詡為負責任大國的宣傳意象牴觸，並意外成為中國危脅論的最大貢獻者。

二、中美競爭之結構性影響

俄國革命初期共黨領導人托洛茨基 (Leon Trotsky) 曾說過「也許您對戰爭不感興趣；可是戰爭對您卻深感興趣。」² 對我國人民而言，我國絕不會成為臺海武力衝突的肇事者，但即便我國人民不希望戰爭，中國共產黨的戰爭卻對我國非常有興趣。回顧海峽兩岸戰略態勢，中共自 1990 年代起即不斷擴張及建立其軍事力量，其軍事活動自 1990 年代初期已擴張至大陸東南沿岸，至 21 世紀初更甚至擴張至我國金門、馬祖及烏坵附近空域出沒；及至 2010 年起，中共軍機活動則甚至已擴張至海峽中線，2016 年起更無視破壞臺海區域和平的風險，並大幅增加跨越峽中線機艦數；³ 其後於 2022 年及 2023 年於臺海發起大規模演習，並被世人稱為「第四次臺海危機」。換言之即便自 1990 年代以來，我國未曾武裝挑釁且執政黨不斷輪替，但中共對我之軍事威脅卻仍未曾停歇且與日俱增；及至 2023 年時，中共之官方公開軍事支出早已為我國之 11 倍以上。⁴

然而在上述臺海安全之外，為人所慣常忽略的發展是，習近平自 2012 年掌權後中國大陸對外政策便愈趨強勢，我國可能已不是當前中共政權武力擴

¹ 洪哲政、程嘉文，〈破紀錄！單日偵獲共機 91 架次 逾越中線 54 架次〉，《聯合報》，2023 年 4 月 10 日，<https://udn.com/news/story/10930/708826>。

² 原文：“You may not be interested in war, but war is interested in you.”

³ 國防部，《中華民國 108 年國防報告書》(2019)，頁 36。

⁴ 陳鈺馥，〈中國軍費 6.8 兆為台灣 11 倍 較去年大增 7.2%〉，《自由時報》，2023 年 3 月 5 日，<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4229539>。

張的最終目標，卻可能是習近平全球霸權的第一步。回顧歷史發展早自蔡英文總統 2016 年執政以前，習近平於 2013 年掌權後便一改鄧小平過去的「韜光養晦」低調姿態並轉變為「奮發有為」的新外交指導；習近平於 2013 年 6 月宣稱中國大陸與美國歐巴馬政府的互動為「新型大國關係」並高舉其所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旗幟；他隨後於 2013 年發起「一帶一路」倡議試圖重塑新國際局勢，並在該年 11 月於釣魚臺周邊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其後並於菲律賓 2013 年 1 月發起對中國大陸的國際仲裁程序後，逕自於南海實施大規模的人工島嶼建設作為其政策回應；2020 年及 2022 年更發起中印邊境衝突。隨著與 2016 年川普政府在貿易戰與科技戰激烈競爭下，中國大陸外交官自 2020 年以來便以非常強硬的風格進行「戰狼外交」，2021 年中共中央外事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在與美國於阿拉斯加對談時甚至直言不諱地指責「美國沒有資格從強勢立場與中國說話」。及至 2021 年，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定義中美已進入到「競爭、合作與對抗」的複合關係，並於 2022 年說明美國對中策略已轉為投資、結盟和競爭（Invest, Align, Compete）。⁵ 換言之，習近平治下的中共與過去胡錦濤、江澤民以及鄧小平歷任領導人的對外行為截然不同，故欲瞭解當前臺海安全局勢，則更必須將其置於中美競爭之國際性結構轉變。

三、衝突擴散的誤判風險

承上分析，未來可能的臺海衝突場景應並非僅是單純海峽兩岸政府間的政治齟齬，反而更可能是肇因於美國與中共於印太地區各自主導的安全體系間的衝突。特別是隨著習近平一改中共過去集體領導的治理模式，並於 2022 年的第 20 次黨代表大會和 2023 年的兩會後，由過去「一黨領政」形成「一人領政」的極權體制，令人擔心的是習近平「個人」的世界觀與認知判斷，將會是未來主宰臺海安全的主要因素。

⁵ Antony J. Blinken, "The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www.state.gov/the-administrations-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歷史顯示，即便 2022 年 2 月前多數戰略學者並不認為普丁會一反理性計量而發動戰爭，且大多數烏克蘭民眾更不認為俄羅斯人將發動武力入侵，但很遺憾的俄烏戰爭仍然爆發。而過去安全研究文獻亦指出，誤判與錯誤認知往往才是引發戰爭的首要因素；⁶ 換言之，是否發動戰爭往往是由大國決定，也因此即便兩岸人民並未有敵意與憎恨，但隨著習近平越趨極權、中共持續煽動「留島不留人」的內部民族情緒，這些置個人成功於區域和平上的政治算計，將成為區域衝突擴散的最大風險。俄烏戰爭迄今顯示，當防衛嚇阻失效而戰爭不幸爆發，則全球便需承擔後續昂貴的戰爭支出與人命犧牲；由於軍事行動發動與否往往取決能力與意圖之結合，故當中共將過去文攻武嚇之侵略意圖結合當前陳兵佈陣之實際能力，我國若未能強化國防能力、展現抗敵意志並強化防衛嚇阻，將可能間接鼓勵中共領導人野心、誤判，並進而輕啟戰端。

四、擴散的新威脅形式：灰色地帶與混合威脅

孫子兵法有云：「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對習近平而言，久攻不下的臺海戰爭將為其增加許多未知政治風險。誠如 2023 年初中國大陸「白紙革命」造成中共迅速結束清零政策，顯示中共視政權延續為最高利益，故在其社會面臨低生育率與人口老化的當下，未來臺海戰事大量渡海傷亡將造成民怨，並為中共政權帶來高度執政風險。其次，臺海周邊區域為銜接日本、韓國、東協之重要全球貿易通道，並鄰接中國大陸最富庶的東南沿海與對外重要港口，由於中國大陸現已晉身為全世界最大燃油與糧食輸入國，若形成曠日廢時的臺海戰爭影響周邊海空商業進出活動，除將嚴重衝擊中國大陸一般民眾民生需求與經濟活動，亦將嚴重衝擊全球供應鏈與世界經濟，增加中國大陸內部政治成本與國際社會介入風險。最後，中共內部其他派系甚至也可能因對臺作戰失利起而挑戰習近平領導。

⁶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Jersey, U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換言之對中共而言，最佳的作戰策略便是確保達成其黨媒所宣稱「首戰即決戰」之作戰目標，企希藉由迅速殲滅我有生力量而迫使我方全盤接受中共之要求；也因此共軍積極發展導彈能力，意圖達成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抗擊外軍介入，並希望於戰時藉由精準導彈襲擊對我呈現威懾（shock & awe）的心理效果迫我軍民放棄抵抗，以達「損小、效高、快打、速決」的用兵效果。也因此對我國而言，最佳的生存契機便是達成孫子所說的「故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換言之我國或許難以在臺海衝突時靠單方面軍事力量殲滅對手，但只要延長臺海戰事並達成「不敗」局面，便能有效破壞共軍作戰目標，為中共與習近平帶來政治與安全方面之高度成本。達成這樣的戰略效果，這便需仰賴全民展現「自我防衛」意志與能力，以增加習近平威脅臺海和平的成本。

中共亦熟知此戰略態勢，故為確保戰時能達成迅速殲滅我國之作戰目標，現積極塑造與佈署重要之「攻心」攻略，亦即不斷運用灰色地帶行動與混合威脅，強化戰略環境營造與削弱我心防。這些手法包含近年透過海上民兵滲透與不斷增加之擾臺機艦數量，意圖使承平時期的（A Violent Peace）變得更為暴力；透過假消息散播與影像/圖像變造，使我國難以區分媒體傳播為單純政治評論或是惡意分化滲透；透過宣稱我國商品未完成海關程序或未通過傳染病檢疫之經濟治術，使將兩岸貿易的「經濟互賴」武器化為「經濟依賴」；淡化中共的「馬列」主義政治色彩並轉而強調「媽祖」傳統的民間信仰，使我國難以區分宗教交流為文化交往或文化遏制；自 2022 年起頻繁於臺海周邊實施軍演與入侵中線以東空域，使我國難以應對以軍事演習為名的軍事襲擾常態化。這樣的整體謀略運用，是希望透過常規與非常規手段運用，發揮心理戰、網路戰、信息戰、滲透戰、敵後破壞與正規衝突等效果，確保戰爭時期能輕易減少我方抵抗（A Less Resisted War）。

換言之，即便雙方客觀的軍事實力差距仍未達使共軍能獲得「速戰速決」的軍事門檻，但只要我國一般軍事人員「誤信」我軍無法抵禦共軍進犯，我

國民眾「誤信」國軍無法擔負保家衛國重任，這種「平時」的謀略運用便可成為「戰時」共軍作戰的加乘器，未來作戰開始時倘若尚不足以達成「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但由於過去長期經營心理懾戰之加乘，中共也希望能確保後續執行三棲進犯時能達成「首戰即決戰」作戰目標。

五、結論

中共希望在「平時」便能積極布局臺海，俾確保戰時達成兼併臺澎金馬，達成消滅中華民國的「首戰即決戰」作戰目標(End);故採用的謀略方法(Way)便是營造既不是戰爭也不是和平的臺海「暴力」時空，即被稱為「灰色地帶」；而具體手段(Means)則是運用結合正規與非正規多元手段的「混合威脅」資源。正如同俄羅斯普丁將「謀財害命」的赤裸權力擴張行為，包裝成為捍衛「大斯拉夫榮耀」的分化旗幟，這是一種「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強調「降低損失」的戰略思維，更是一種強調「增加獲利」且因時、因地制宜的戰略計量。

總之，中共對我混合威脅運用廣泛並影響我國國內政治與國外政策。即便作戰不能光靠信念，但沒有信念的部隊則無法作戰；換言之我國在非正規手法的反制而言，無論從公共政策關係經營、不實訊息澄清、國際文宣傳播與全民國防教育主軸，須強化統合機制協調各層面回應步調，以凝聚全民支持。此外，在正規軍事力量的威脅部分，大國資源充足，故加強軍備易造成意圖擴張或挑釁形象，但小國資源有限，加強軍事實力頂多只能自保或防衛；換言之我國則更應該持續投注強化國防實力，並規劃相對應的回應力道與強度，避免過度反映增加戰耗，過慢則容易影響心防。

責任編輯：蔡旻綦